



喜福會

● 譚恩美 / 著
● 于人瑞 / 譯

THE
JOY LUCK CLUB

AMY TAN



- 在這個真實、動人的故事裡，譚恩美呈現中國、在美國的華裔婦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面貌，並以嶄新的手法剖析母女之間的微妙關係。
- 往昔的夢魘交織糾纏，一個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秘辛漸次揭開，《喜福會》這部優秀的作品以豐富、多層次的時空，層層透入母女之間互動的心路歷程。
- 譚恩美毫不費力的混合了細膩溫柔、尖酸刻薄、哀愁和機智等聲音，令人稱絕。

——摘自美國《出版家周刊》

ISBN 957-522-005-6



9 789575 220051

封面設計 / 黃憲鐘

喜 福 會

THE JOY LUCK CLUB

譚恩美 / 著・于人瑞 / 譯

聯合譯叢 011

喜福會

作者 / 譚恩美 (Amy Tan)

譯者 / 于人瑞

發行人 / 張寶琴

主編 / 初安民

編輯 / 曾蘭蕙

封面設計 / 黃憲鐘

內頁製作 / 周玉卿

出版者 / 聯合文學出版社

地址 /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7F

電話 / 7666759·7634300轉5107

郵撥帳號 / 1150424-4聯合文學出版社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

印刷廠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 /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 / (02) 6422629

出版日期 / 79年3月1日 初版

80年5月1日 二版

定價 / 160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讀《喜福會》的十三種方法

● 于人瑞

代譯序

縱觀中西經典小說，以母女問題為主幹的作品可謂寥寥可數。基本上，生而為女性是因緣，生而為中國的女性是宿命，生而為中國的女性卻必須留駐他鄉，則是令人扼腕的劫數一場。《喜福會》一書所探討的，便是這一群乃不知有無奈的女性，掙扎要在新大陸著根的境遇。然而，據此而視全書為一部自女性角度出發，重寫人類心靈與肉體漂泊歷程的《奧德賽》，則又不免失之偏頗。由於結構和布局使然，早在讀者與《喜福會》的頭四位搭檔，宿願、安美、靈多、瑩影，建立起任何共識之先，下一段回首話舊，卻又將我們引往另一位敘事者的天地中去。

此番有類於薄伽丘《十日談》，喬叟《坎特伯利故事集》的骨幹，看似泥古而生硬，實則寄往昔的殊相於現今的共相，在時間上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多層次的背景。

另一方面，不似古希臘《柏拉圖對話錄》的宴談，《喜福會》話題的重點，不在聯繫起哲學的思辯與政治的運作。四位為人母者的共同關切，端在乎將倖存於動蕩中，發乎本性的愛，一無保留地給予她們的子女。

因而，本書四大段落的引言，真正銜接的應是難以交融的這四對母女的心聲。〈千里鵝毛〉、〈二十六道鬼門關〉、〈美國式翻譯〉，以及〈西王母〉數筆渾灑過處，與其說是為了嘲諷地理上來自中國大江南北的移民母親，不如說是意在凸顯相較之下，性格塑造趨於平面的女兒。中西文化的齊聚，沒有形就成她們的資產，反讓她們置身夾縫當中，怨懟橫生。

大凡是佛洛伊德的信徒，不難將此類母女之間的衝突，名之為戀父仇母潛在欲望的表徵，也就是著名「伊底帕斯情結」的女性版本，所謂的「依賴克她情結」(Electra Complex)。只是，大環境中的父，未見得是〈雙行軌跡〉裡伴隨著妹走訪中國的還鄉客；大環境中的母，也不盡如〈在林間等待〉中自許遠見於未萌，即將由滄桑中躍起的臥虎。

四位女兒心結的根源，是她們別無選擇地擺盪於標榜進取，實則侵略，名為科技，內奉功利的強勢父系文化，以及貌似落伍，深心迂迴，望之屏瑣，盤延深廣的弱勢母系文化之間。兩極化的局面下，菁妹、若絲、未伏里，和利娜都先後面臨過無法抉擇的兩難之境。為了捕捉一個感同於周遭人物的金髮碧眼形象，她們不得不以揚棄或疏離母親所代表的價值觀為途徑，來換取得之不易的片刻隸屬感。

如此，女兒對於生存空間中多數人直覺性的認同，在受囿於文化，教育、社交、環境各

方條件，礙難融入於美國社會的母親眼中，無異是一種執意的背叛。未伏里和利娜「我是屬於自我」式的獨斷獨行，只激起總是使她們尷尬的中國母親衷心的隱憂：「她怎麼可能是屬於她自己的？我什麼時候撒手不要她來著？」

這一詰問背後所強調的自然不是對峙，是協同。藉著十六則自述，《喜福會》為讀者揭開了七位敘事者的內心世界，而讀者所目擊的，則是程度各異的無知。

既然母女是一個模子裡造出來的，想要否定這一分深入骨髓的牽繫，註定是要徒勞無功的。就像易卜生的皮耶勁特（Piet Gynt）一樣，安美的〈疤〉清楚地道出，剝開層層包裹之後的自我，沒有皮，沒有肉，就如同一枚去掉鱗皮的洋蔥，不具實體。

同理，菁妹和瑩影失去母親時的惶惑，也正是導因於自我追尋的過程中，失去了憑依。〈兩面〉一篇旨在點明，兩面實際上互為鏡影，惟有在彼此映照下，自我、乃至於真相，才可能有答案。

本書伊始，「喜福會」的發起者即已辭世，全賴女兒菁妹的返鄉之旅，又將讀者帶回了頭一段故事中所預設的伏筆。宿願之所以為喜福會四對母女之中，唯一僅擔角色，不任敘事的母親，或非出於偶然。在她宿願得償之後，今古文學史上母女小說從缺這一樁公案，方得不落於空白。

目次

讀《喜福會》的十三種方法

——代譯序

●于人瑞

千里鵝毛

5 喜福會

●吳菁妹

30 疤

●蘇安美

39 紅燭

●江靈多

59 惟見湖心秋月白

●瑩影·聖克烈

二十八道鬼門關

83 競賽規則

●未伏里·江

97 牆聲喧嘩

●利娜·聖克烈

114 一半一半

●若絲·蘇·約旦

133 兩種

●吳菁妹

美國式翻譯

153 米夫

●利娜·聖克烈

175 四方

●未伏里·江

199 命中缺木

●若絲·蘇·約旦

214 最佳品質

●吳菁妹

西王母

233 千羽鵲

●蘇安美

264 在林間等待

●瑩影·聖克烈

277 兩面

●江靈多

294 雙行軌跡

●吳菁妹

千里鵝毛



老婦仍記得多年前在上海她以近乎愚昧的代價所買的一隻天鵝。這隻珍禽，照市場攤販誇說，一度是一隻扯著脖子期望躍身一變為鵝的鴨。現在你看哪——它美得吃不得了。

而後女人和天鵝航過幾千里寬的海洋，把他們的脖子伸向美國。旅途上她對天鵝唧咕：「在美國我要一個和我一模一樣的女兒。在那兒沒有人會說她的身價是依她丈夫打嗝的聲音大小而定。在那兒沒有人會鄙視她，因為我只准她說標準的美式英語。在那兒她總是飽得嚙不下任何悲苦！她會懂我的心意——因為我要給她這隻天鵝——一隻變得超乎她所期望的動物。」可是當她到達新的國度時，移民官員把她的天鵝拿走了，只留給這個張臂舞爪、手足失措的女人一支鵝毛為念。同時她得填寫各式各樣的表格，忙得她忘卻了她來時的目標和她所遺留在身後的一切。

而今女人遲暮。她擁有一個只講英文長大的女兒，吞嚥的可口可樂還比悲苦要來得多。長久以來，女人就想給她女兒這唯一的一支天鵝羽，告訴她：「這支羽也許看似毫毛，然而它自千里外來，夾帶著我由衷的美意。」她等著，年復一年，盼望著她能以標準美式英語告訴她女兒這一切的那一天。

喜福會

● 吳菁妹

爸已讓我來擔任「喜福會」的第四角。我將取代媽的地位。自從兩個月前媽去世後，她在麻將桌上的位子一直虛懸。爸覺得她是作繭自縛。

爸說：「她腦中有個新主意，可惜還沒能由她口中道出，這想法已經膨脹得要迸裂，八成還真是個餒主意。」

大夫說她死於腦動脈腫瘤症。可是她「喜福會」的朋友們則說她死得像隻兔，迅疾又遺下身後事了，媽本來要為「喜福會」下回聚會作東的。

媽死前一個禮拜，心高氣傲，生氣蓬勃地給我來電話說：「靈多阿姨為『喜福』做過紅豆湯，這回我要煮黑芝麻糊。」

我說：「別班門弄斧。」

「可不是賣弄。」她說兩種湯「差不多」。也許或者她說的是壓根兒「不同」。她用的

是眾多中文語彙裡的一種，意味著錯雜心緒中比較好的那一半。反正我是永遠記不住我本來就聽不懂的話。



一九四九，我出生前兩年，媽在舊金山成立了新發起的「喜福會」。也就是這一年我爸媽提了滿是真絲華服的硬皮箱離開了中國。媽在上船後向爸解釋說，沒時間收拾其他了。爸仍充滿急切地用雙手在柔滑的絲絹中直摸索，想找他的棉布衫、毛織襪。

當他們到了舊金山，爸讓媽把那些光可鑑人的衣服藏起來。平日她總穿同一件褐色格子的唐裝，直到難民歡迎會給了她兩件舊衣裳，連美國女人穿上都嫌太大。此會是由華人浸信會的一群白髮美國女教士組成的，既收了她們的禮，爸媽也就不好意思不應邀加入教會。對於老太太們著眼於實利的忠告，怎麼樣先透過每週三晚上的查經班，稍後再藉助於每週六早上唱詩班來補習英文，也就不能棄之不顧。爸媽就這麼結識了蘇家、江家，和聖克烈家。媽可以感覺到這些家庭的女人也都有遺留在中國不可言喻的一段悲劇，而且希望她們可以不必用他們的破英文打開話匣子。最低限度，媽從這些女人臉上讀到了什麼是麻木。可是當媽向她們提有關喜福會的主意時，她們的眼睛忽然骨溜溜地轉得比什麼都來得快。

「喜福」這主意得自日本人來前，媽在桂林頭次婚姻那段日子裡的回憶。因此我把「喜福」想成她的桂林故事。每當她無聊的時候、沒事忙的時候、所有盤碗洗了、麗光板枱面也頭尾抹了兩次的時候，或者是當爸爸坐著讀報烟不離手不肯被打擾的時候，這段故事就是她總

要說給我聽的故事。也正是這些時候，她會搬出一盒子沒露過面的親戚打從溫哥華寄給我們的滑雪衫，卡擦一聲把其中一件由底剪開，抽出當中纏結的一段線頭，順著把它固定到一片硬紙板上。當她開始用單調疾而不徐的節奏繞線團時，她會開始說她的故事。多少年來，她說的這個故事一成不變，除了結尾部分愈來愈晦暗，在她生活中投射下長久的陰影，最後這些陰影又投射到我的生活中來。



「我在還沒看到桂林之前便夢著桂林，」媽開始用中文說：「我夢著崎峰延著曲岸，有奇妙的苔蘚綠遍河畔，峰頂則白霧繚繞。如果你能夠逐流而下，以鮮為食，就強壯地足以攀越山巔了。如果你一失足，不過是墜入鮮軟的苔牀中，一笑便是。而當你直驅山尖，你將可縱觀一切，身體所謂此生忘憂的至樂境界。」

「在中國，人人夢著桂林。等我親臨其地，方知我的夢想多麼疏陋。當我目睹峰巒時，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嶺巔看著就像碩大的魚掙扎地要蹦出一桶油外，每一峰後，我可以看到另一尾魚的身影，而後峰峰相連，綿延不絕。當浮雲微動時，這些山巒會驚然搖身一變為猛象朝我姍姍行來！你可能想見？在峰巒底處有些祕穴，裡頭懸岩生長地形形色色，像一個甘藍、冬瓜、蘆筍和洋蔥的菜園，其中景物之奇麗，超乎你想像外。」

「然而我不是到桂林來賞秀麗景致的。我的前夫帶著我和我們的兩個孩子到桂林避難。他是國民黨的幹部，把我們安頓在兩層樓中的一間小房裡，他就去了西北，重慶。」

「雖然當時報紙不這麼報，我們暗地知道日本要贏。每一日，每一時，數以千計的人群湧入城來，擠滿了過道，尋找生存的空間。他們來自東西南北。他們有貧有富，上海人、廣東人、北方人，還不只是中國人，也包括了外國人與各教的教士。當然，還有國民黨和些個目空一切的軍官。」

「我們的城是個大雜燴。如果不是為了抗日，這些不同種的人有各種理由會起衝突。你可能想見？上海人和北方上佬、銀行家和理髮匠、拉黃包車的和緬甸難民，每個人都對其他人懷著不屑。那怕是人人合用同一條過道吐痰，人人害同樣的傳染性痢疾，也改不了這分輕蔑。我們都身懷異味，但人人抱怨其他人更加難聞。我嘛？唉！我恨死那些美國軍官說話囉哩咕嚕地，真叫我臉紅。更糟的是那群北方土佬把鼻涕擤在手心裡，然後在人群中前推後擁地，把他們的髒病傳給大家。」

「所以你可以想見對我而言，桂林很快地喪失了它的美。我再也不登峰而嘆：山巒何其動人！我只是關心日本人又到了那幾座山嶽。我坐在屋中黯黯的角落，脇下各夾著一個孩子，雙腳隨時待命。當警報聲響，警告我們轟炸機將至，我和鄰居就縱身飛奔到深邃的地穴，像野獸一般藏身。然而你在黑暗中待不了多久。你身體內部有種什麼開始要凋萎，於是你像個餓鬼，對光飢渴。在外頭我聽得見轟炸：轟隆！轟隆！而後彈砲聲搖撼；在內我不再渴望懸岩菜園裡的甘藍或蕪菁。我所能眼見的只是一座古嶽滴瀝的臟腑，隨時可以在我頭頂坍塌。你能想像這種感覺嗎？既不想在內，也不想在外；只願往虛無之境，消失於天地間。」